

憶驚尋跡

南屯路一段附近，據說是台中市最早的市集，也沒多查史書，不曉得那該是多少歲月前的往事了。不過貼近我的記憶的，是遠離古市集、卻仍可從路名中嗅到一絲絲古城門味道的南、東兩城門。

其實沒見過老照片，還真難以想像城門可以是如何地矗立？南門路短短幾百公尺而已，西起中興大學圍牆，歷經數十家專為「老外」大學生開的飯、麵、豆花、車輪餅攤，未能辨析錯雜的香味卻已經到了極東。極東處是個「*」型的多方交叉路口，北面是單向分岔的台中路，這可是全國少數與縣市名相同的一條路哩！分岔點有個不算小的三角花圃，二十多年來行走於此，竟然沒踏上花圃過，因此對於上頭偌大的國際獅子會時鐘，雖然打從出生就已經矗立在哪裡，卻也沒關心過時間準不準？更甭說那鐘該是民國幾年竣工的了。南面原本是比南門路更短的明德路，因為明德女中得名，但是近幾年馬路做了很大的變更，也沒去注意明德路是不是消失了的事。

現在提起，許已太晚，前職棒三商虎的著名投手康明杉等人，高中時期竟然就讀明德「女中」，據聞全校只有該班有男生，而他們畢業之後，球隊隨著解散，就恢復「純」女校了。倒是雖然從小生長在這附近，卻只有大學聯考前有機會一探女校的奧秘。

那年社會組晚自然組一天考，而我的考區並不在明德，但是當時有個曾經心儀的女生先我一天在明德考試。讀不下書、到處閒晃、嚴重思念依人的笨蛋，以一個應屆考生的身分，興匆匆跑去陪考。焦躁不安地繞遍校園數十次，好不容易才找到她的家人和休息區，突然一句《梁祝》的經典台詞湧上心頭：「想不到我特來叨擾，茶一杯！」事實上我連茶也沒有，只招了好多白眼，諤！諤！諤！又心碎了。現在每次下課都還經過明德女中，很少再想起白癡的過去了，新大樓越蓋越多，荒唐的回憶逐漸都被拆除了。

明德路原本有個極近九十度的巨大彎道，與漫長的忠明南路接手，而有著簡陋鐵皮圍牆包裹的彎道的後面，隱約可以見到生機蓬勃的芒草，奮力挺起數公尺高的莖桿，試圖窺探圍牆外世界的紛擾；特別是從圍牆的傷痕鑑識，推測每隔一段時間就會發生機車騎士闖不過大彎道而撞壁的神秘事件。如果推測的沒錯，芒草森林的背後，應該是條小河，若是涉水而過，對岸興許就到了大里市。不過這個推測長年以來都只存在我從未探究的懷疑中，並沒有發揮野孩子的探險精神，闖他一闖。

三年多前這謎樣的彎道，就在開通新路的小道消息流傳了十多年後，果真消失了；芒草們，別了呀！鋪上厚厚的柏油，短短的橋面隱身在大馬路底下，只有小溪岸邊一塊巨大的廣告招牌，總算可以得到更多行人的關注了。於是我終於確定圍牆後面的世界和我童年的推測原來不大一樣，新建的橋約莫十公尺而已，底下是大水溝般的旱溪支流，沿岸只要有空地，都成了老農夫的小菜圃，挑起流在黑色底泥之上的溪水，勤奮灌溉青翠的小白菜和玉米。溪中隱約可以看到有魚群

迴游著，問過熟悉水族的朋友，答曰：「那種地方只可能是吳郭魚。」真是令人既難過又興奮的答案，難怪偶爾可見到有人在橋上享受都市中的漁釣樂趣。

幾步就可以渡過看不出橋型的小橋，原來圍牆後面的世界非常狹長，只是窄窄不到十公尺寬的河岸，過了橋就是另一條國中時代每天騎著鐵馬奔馳其上，趕赴補習班的舊識馬路——益民路。益民路古時候都必須從南門橋橋頭右轉切入，而且前一段的路寬只有五米而已，卻是熙來攘往的重要通道，沿途住家根本毫無可供緩衝的騎樓可言，而可憐的鐵馬騎士更只能不斷快馬加鞭，搶渡黃龍。話說回來，當初在台中市中心地帶的光明國中唸書，卻跑到大里補習，還真是練腿力的好事業。

現在益民路前段分別被忠明南路和大智路從中貫通，有匠心點綴的花圃和十年後才會參天的路樹，原本狹擠的視線被打開了，是面寬三十米而且設有人行道的大馬路，還有分隔島哩！而這一段新開通的大道，竟是從台中市主要河川的旱溪的河道給搶出來的，想當年八七水災南台中的汪洋，就以潰堤的旱溪為發端，十多年前盛夏的颱風也頗有猛龍西奔的氣勢。而現在居然變成了一條大馬路，旱溪的大水也連同河道一起消失了，原本橫跨在旱溪之上的內新橋竟如同天橋一般架在大智路尾端，變成陸橋。

於是大智路因著河道延長了不少，同時也因著靠近後車站的路頭開了一間東台中首家百貨公司，而逐漸顯於世。路尾很奇妙地與忠明南路相銜接，交會在旱溪與支流的匯流處，這裡從前就有民居，也是祥鸞村土地廟之所在，古稱「鳥竹圍」，小時候還可以看到民居隱蔽於竹林之中，也偶爾可以見到在溪邊菜圃覓食的白鷺鷥。路通了，菜圃還在、紅磚壘成的民居還有幾厝，溪岸開闢成不算小的「鳥竹圍公園」，白鷺鷥卻已經不知道多久沒在這附近見過了，只剩被人圈住的私人地上留有幾叢竹子，以及一旁新建的龐大中華電信公司。

如果沒看錯，南門橋下也還有些竹子，圍在荒廢許久的舊橋墩邊。日本時代的南門橋是鋼索木板吊橋，橋面低於今日近兩公尺，不知道新橋為何要比路面特別架高那麼多？而橋寬勉強可容兩個挑扁擔的過客「會車」，當時的黑殼車若想強渡，就有些尷尬了。今日的南門橋其實也不長，不過就是六十來步的跨距，但行走在其上的人車卻是不可思議地多，吾未見有一分鐘無車子也！在我與南門橋結交的這二十多年來，除了五隻手指數得出來的重鋪柏油工程以外，還真沒見過橋樑的修葺，所以長期以來對於當初的施工品質，總是抱持無限敬意。

走出台中南城門後，以旱溪支流為界，過了南門橋就是一度號稱「一府、二鹿、三艋舺、四西螺、五東螺、六大里」的清朝大鎮大里杙，史載乾隆五十二年天地會門下的中部豪族林爽文，高舉反清復明大旗，先南下攻陷彰化縣署，並且自稱為「盟主大元帥」，意氣之風發，不可小覷。接著再行北上佔領新竹淡水廳，自立為王，並且進駐諸羅。不久打狗方面的天地會也跟著舉旗，於是全台除了府城台南之外，盡為「順天國」。

不知誰說的：台灣打噴嚏，北京也感冒。那乾隆皇急調兵馬總計十餘萬員，渡海戡亂，林爽文以天地會一幫之眾，如何可以抵抗？只能從諸羅敗退北逃，在

大里築土城圖作長期據點，最後城破東遁集集，於苗栗被捕。

但民間傳說卻不這麼講。林爽文是大里杙林家之人物，望重一方，又以恢復中華為口號，功績有成，大業未竟而不幸敗死，怎能不死在家鄉呢？話說林爽文為清兵所困，退出大墩，在後來的南門一帶渡河，隨即與清兵於烏竹圍展開激戰，雙方弓箭、槍砲隔著小溪和密佈的竹林相互問候，凡此七天七夜不曾中斷。然而終歸於彈盡人疲，只得再退，沿著小溪南逃，其逃亡路線據稱就是今日大里市的爽文路，直向古大里杙的樹王碼頭而去，未知所蹤。

今日的爽文路星羅著新蓋的連棟透天厝以及加油站、茶藝坊和照亮黑夜的KTV，除了新開發區的糜爛氣息之外，就是不睡覺的大學生遊走於其間，真無愧是遙想先古的不二情境！或者爽文精魂也迷失在此了呢？

爽文路近國光路，該算是闢通文心南路之最南端以前，大里與台中市之間的第一大道，國光橋與南門橋遙遙相望，其間溪河中洲全是老農的菜圃，事實上這些沙洲地還是大里市最小村里祥興里域內的土地，但未知是否算進土地面積中？祥興里原稱祥鷺村，可以看作是烏竹圍之舊址，因為早年頗有鷺鷥飛舞遊憩沙洲間，因以為名焉。十多年前大里從「鄉」升格為「市」，在地方民眾的要求下，將村名的「鷺」字換作「興」，大人們說是因為「祥鷺」的閩南話近似「尚魯」：最差勁，所以地臨台中而台中市不管；轄屬大里而公所不愛，在發展上非常遲緩，索性就更名了。

終於，祥興里沒有鷺鷥了，去掉「鷺」字也剛好。旱溪小支流依舊灌滿家庭和工廠的汗水，黑不見底，正似看不清楚的台灣史一般，只有強韌的水藻和吳郭魚樂於在這種沒有天敵的小溪中，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愛吃魚的鷺鷥呀，尋不得半點蹤跡。